

### 马德里生活本就热烈

少华

我站在那里看他,马德里是很少下雪的,但就在那个夜里,天下起了雪来。荷西在那片大草坡上跑着,一手挥着法国帽,仍然频频地回头,我站在那里看荷西渐渐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与皑皑的雪花里。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毛在与西班牙丈夫荷西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写出了此生最动人的文字,字里行间的爱与热情,是如此直观地被讲述着。而她与荷西相识正是在马德里。

以太阳门广场为起点前往马德里皇宫的主干道,也是秋季牧羊节的牧道。每年9月至11月间的某个周日,有着700年传统的畜牧大迁徙传统会在马德里市中心重现,当年从北部城市特鲁埃尔一路南下,随后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穿过马德里,抵达南部城市雷阿尔。

那天,就在我们刚起步走了没多久,路边的人们便开始沸腾起来,伴随着身着传统服装的演员们,传说中牧羊节里黑白相间的群羊,就这样意外地闯入了我们的行程。

穿行在不断跟随着羊群前行的人潮里,顺着左拐入一座拱门之中,便见到腓力三世雕像所在的马约尔广场,不大的广场内四周彩绘墙面林立,街头艺人趁着牧羊节的声音浪迎面而来,一片歌舞升平。等远远望见东方广场的大片绿阴后,马德里皇宫便出现在眼前。威尼斯的枝形水晶吊灯、那不勒斯的天鹅绒刺绣、罗马的青铜狮像,随着贸易往来而添置的物品丰富着皇宫内部,从卡洛斯三世布置的寝宫到卡洛斯四世建造的镜厅、阿方索十二世所钟爱的豪华餐厅,历代国王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皇宫进行装饰,使得宫内的每间房都带上了浓厚的个人印痕。

当穿过层层帷幕,突如其来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带着浓厚巴洛克风格的中国房间,中国瓷器独

有的粉彩色铺陈在巴洛克卷叶纹的四壁之内,在这间卡洛斯三世统治期间最为重要的一间室内,装点着从遥远东方带来的瓷器与工艺品。18世纪中晚期疯狂流行的中国式风格,借助 Metteo Gasparini 的设计在此完美呈现,而房间四角的人物故事浮雕分明是古老欧洲对于中国所独具的神秘想象。

第二天,我们从酒店前往普拉多博物馆。行走间,或是逛一间小小的设计店铺,或是在火腿店里看店员如操着小提琴般优雅地片着火腿,总之,向着西班牙绘画的朝圣之心,总是会被步道上所引发的点滴好奇心所打断,好在这条道路并不漫长,当博物馆所在的林荫大道出现时,古典艺术那庄重的气息又重新回到了步伐之中。

据说普拉多博物馆在1787年设计完成。其兴建过程中,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曾在1808年时被人入侵西班牙的拿破仑用作兵营使用。馆藏以哈布斯堡和波旁两个王朝的皇室收藏为基础,而后通过国家从艺术市场或展览会选购,或由私人捐赠等多种途径丰富。

漫步在西方古典艺术的满目繁华里,庄重与严谨细腻的表现形式,将重新诠释观者对于“华丽”这个词的想象,当站立在以宗教与皇室为题材的画面前时,更能感受到那悄无声息被传递着的画外音: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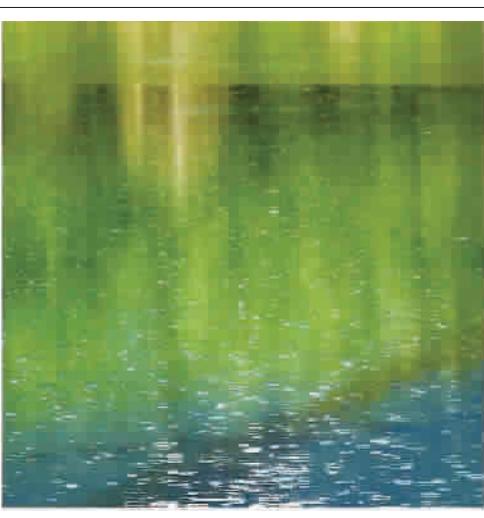
### 七夕会

有趣生

动。文艺范儿的人自拍可以选择梦幻又唯美的背景色彩遮挡住脸部,不露脸却又有惊艳的效果。

喜欢自拍的人都知道,要想拍出满意的自拍照,是可以通过化妆达到的。但是要想成就美丽无瑕的素颜照,就不得不认真做好保养功课了,尤其是保湿和美白非常重要。

边自拍边炫美的生活,让女孩们分享喜悦,充满乐趣和惊喜。像我们这样喜欢自拍的女孩,不仅有修图技能和自信的审美情趣,还热爱生活。由衷感叹,“自拍真是个好发明!”



初夏的九寨沟 (摄影) 林帝浣

初夏的九寨沟,细雨惊碎游鱼的梦,浅绿深蓝的走神,落入雪山的叹息

当年,江南苹来到上海,加入当时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女子书画会。她与周炼霞两人均是深具古典情调之人,有着画坛友谊,娟娟丽丽,流淌着如水的斯文闺秀情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江南苹

女儿从外面回来,在弄堂比较远的地方,远远看见有位女士从家门口出来,旁边还有一位年轻人陪同。因为离得远,她未暇细看,却只觉得这位女士很有风度,很有气质。这位女士虽然上了年纪,但是穿着打扮却相当时髦,上身一件衬衫,下面是一款半身碎花裙,长及脚踝,显得颇为雅致。江南苹告诉女儿,刚刚离开的就是周炼霞。江南苹女儿那时年轻,也没有特意去询问母亲关于周炼霞的事情。

那时周炼霞初从国外回来,就来探望老朋友江南苹。两姐妹一定有叙不完的话。当年,她们同为上海女子书画会的一员,那时风花雪月、海棠结社,多么幽

美;对她们来说,闺秀书画旧事如天远。遥溯以前的风调,两人可说是意趣相投。她们絮叨的陈年旧事,人事一旦成为过去,转身变成历史,身外局外,也如历史中人,只有故事,无所谓悲喜。

还有一件事,也见证了江南苹与周

炼霞的闺秀情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江南苹已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古画的修复工作。有一次,周炼霞去上博办理业务事宜,顺便看望江南苹,江南苹恰好不在。周炼霞就留下了一张纸条,上写:“君是长工我短工,长短同在一楼中。”这首打油诗诙谐幽默,江南苹见了,一定是忍俊不禁。也显出两人的亲密关系。周炼霞会写诗由来已久,自嘲也是经常事。动荡年月,她受尽折磨,一目失明,却请来楚生篆刻一枚“一目了然”章,可见其为人一向诙谐幽默。她多才多艺,文采风流,决非“画家”这一身份所能完全概括的。

### 江南苹与周炼霞的闺秀情

鱼丽

亨特8岁时有一天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爱美?

我的第一反应是,与其每个月花几千元上万元买化妆品、买衣服,还不如用这钱培养自己、和家人出去旅游,或者做点其他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条件的事。总之,我认为化妆品、衣服都是消耗品,用完就完了,对人没有真正的意义。

平时,我把穿衣打扮省下的钱都用在对家人有益的事情上,感到很充实。我对别人关于我外貌的评价一概置之若罔闻。

直到有一天,9岁的亨

特在一篇作文的第一句话写道:“我的妈妈还不到47岁,但是她只穿黑色等暗色衣服,像个老年人。”我方感到自己的穿衣审美已经给亨特带来困扰,让我去学习美术,带他看各种艺术展,他已经有了审美能力,他在对我的不修边幅提出批评。

但,我还是不想去改变什么,我认为什么都比穿衣打扮重要,人的内心世界最重要,只要我内心充实祥和,其他都不重要。我也不是靠脸吃饭的。

但这种观念终于有一天仿佛千年不见阳光的冰壳,被一缕阳光照射,有了一丝裂缝:我在出地铁的时候看到前面走着一位五十几岁的女性,她穿着上个世纪80年代款式的上下分身的丝绸裙装,梳着齐腰的发髻。她在我眼前款款走着,我仿佛看到了这个女人内心停留在少女时代。我一下意识到,衣服就是人内心的镜子,它照出了你的审美、你的年龄、你的观念、你的情趣等等。

我一直固执地有什么穿什么,根本不顾及衣服之间的搭配,从我的外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呢?

我想到了印度电影《PK》(又名《我的个神啊》)中的一个情节:乘坐外星球飞行器上来到地球的外星人PK,赤身裸体,他看到地球上的人穿着不同的服装,他感慨,地球上物种太丰富了,他认为每个不同服装的人就是一个物种。

在地铁里,电光火石之间,我意识到我这种随意穿衣的人也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完全有自己一套价值体系和审美情

趣。可是,我并不是外表所呈现的那样,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我满世界去看名家画作,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美。可是,我为什么自己不能也享受美呢?我虽然外表与美女不沾边,但是即使一个相貌普通的人,也自有外表的完善空间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虽然我自己没意识到,但是最近几天,周围的女同事对我衣服的评价多起来,我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客套。

但是今天,一位男领导竟然主动说,你这几天的形象好看啊!

我惊呆了:这是真的吗?!我并没有刻意让自己变好看,但是我的思想变化了,不知不觉之间竟然在穿衣打扮方面走出了过去的自己。

从小父母对我的灌输就是衣服不破就可以,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不提倡追求穿衣打扮,家里也没有条件让我讲究穿戴,我完全被教导成一个只重视学习成绩的孩子。从这个角度说,我父母成功了,我考上了北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蓝色黑色占据人们审美的时代,我的父亲自卑于自己的少白头,恨不能让全世界都忽略他。他害怕穿新衣服,尤其是与黑蓝主流不一样的衣服,那会让他太被人关注。等做了父亲,他总是鼓励我穿黑色、灰色的衣服,认为“花里胡哨”的衣服不好看,这也许是他潜意识中不安全感的投射。潜移默化地,我接受了他的观念。

在大学时,有一个学期我只穿一件灰色茄克,一个出身美术世家的女同学求我换一件衣服穿,我不以为然。

今天,一位年轻女同事感慨:“你从小到大,太听话了!”是的,太听话的孩子更容易被父母的观念影响,甚至定型。我作为听话的好孩子,用了近50年才终于从父母灌输的观念的壳里走出来,意识到不该漠视自己的外表。

其实,和我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很多。时光不能倒流,遗憾我们错过了很多美丽的光阴,祝福我们的孩子拥有美的一切,包括更美的自己。

有没有一瞬间,你感觉旷古的寂寥。或听一曲古乐,或读一首古诗,或观一部雅剧;日暮夕阳下伫立,午夜梦回,四周寂寥的黑静,点点滴滴的细雨。就这样,在某一个瞬间,你的思维模糊了,心开始游走。

就像回到了远古,你,或是诗才卓绝的书生,或是闭锁深闺的小姐。或在爱情里流连,或羁旅天涯。心绪起起伏伏,即便怀里拥着一个温暖的身体,心依然是空荡荡地在时间和空间里游走。

那一刻,你不知道为什么心绪如此徘徊又不忍走出,仿佛每个瞬间的意念相通,遇见的都是遥远的另一个自己。那是今生的你与过去的自己美好相遇的瞬间。

你还记得曾经读过的那些触动心灵的诗词吗?或在课堂,或在晨读午诵时,一首首唐诗、宋词和元曲的意境早已以图画的形式进入你的大脑,你以为读过的早已忘记,现在看到下一句都想不起上一句是什么,是哪个诗人写的。这也未必是羞事,毕竟已经达到腹有诗书而不自知了。所以,只要有一个能触动你的情景,你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恍若遇见曾经的自己。你看自己的面孔,却能体会彼此的心情,心境在瞬间相通,无人打搅。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那种跟随终生的孤独即使万人相随也依然存在。那是上天的馈赠,是一种福分,是可以自我主导和享受的时刻,思接千载,神游八荒。

我享受这一刻,孤独赋予我心灵深处的探知,命运深处共担的柔情。孤独是一份心境,是自己的修养。你可以拒绝孤单,但是要庆幸有孤独为伴。诗是灵魂深处的声音,好的诗句永远能打动人心,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能猛然间遇见那份美妙的情景。孤独,在我眼中,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是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在你的孤独里,你时不时遇见的或许就是他们其中一位,也许就是自己曾经的灵魂穿越时空来跟你相会,有谁能拒绝这份清雅呢?拥抱孤独,在古诗词中,与自己的灵魂相会。

已经是初夏,莫名地有点想吃蜂斗菜。也许怀念的不是味道,而是这种日本人春天常吃的食物所伴随的意象。首先是发音,露の羹(fuki-no-tou),最后的爆破音带来轻快的愉悦。字形也有美感,唤起人的联想。

《家守筠谭》中,“我”遇到摘蜂斗菜的小鬼,悄悄地施以援手。小鬼非常小——但其实是鬼的一种,并非鬼的童年状态——所以几枚蜂斗菜背在背上,就和拖了一包礼物的圣诞老人差不多。那情景光是想一想都让人微笑。

印象中,在日本的小酒馆里没见过蜂斗菜,一般是在温泉旅馆的一大串套餐里作为前菜出现。春天吃的是蜂斗菜花蕾的部分,据说要选含苞的,不然会苦。摘下来要尽快飞水,吃其鲜嫩,和吃笋一个道理。不管是用酱油和高汤调味的小凉菜,或是用芝麻味噌拌,还是做天妇罗,都不会褪去那一丝丝微的苦。所谓大人之味。

现在很流行自拍,尤其智能手机也有前后置摄像头,让自拍变得更加方便,随时随地都能拍出靓丽的照片。在社交软件上晒出自拍照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标准姿势。我的许多闺蜜换个发型拍一张,心情好了拍一张,不高兴时也拍一张。到处找角度,不遗余力地拗造型,我们的口号是,“自拍不是为了臭美,自拍是一种态度。”

自拍留下的不仅是影像的纪念,还有轻松、有趣的心态和快乐、自在的生活。自拍就这样使我们慢慢“沦陷”,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当下的女孩,不只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靓丽,还要求在虚拟世界中的可爱。这些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拍的女孩,直接提升了化妆品的销售额。最新的上妆手法、最潮的彩妆颜色,最热门的品牌产品,借助一个个美丽的自拍照能迅速走红。

大家还发现,通过手机成像后的自拍照往往比素颜照更好看,这是修图软件的强大功能所致。自拍族们常常分享经验,发型和妆容都要精心准备却又看

对于从小在云南吃苦菜长大的我来说,蜂斗菜的清苦倒有点似曾相识。只是日本的蔬菜就那么一两枚,吃不尽兴。其他季节也吃过杆子,总觉得是芦笋的代用品,也吃不出有什么特别。在我看来,蜂斗菜当然要吃春天的花蕾,就像春笋、蚕豆。

我不太会做笋,除了腌笃鲜,就是飞水然后和香肠一起焖饭。香肠的油香能抵挡春笋的涩,不至于刚胃。蚕豆也基本走焖饭的路子,总结下来,就是省事。淘米后加一点盐,扔入香肠和蚕豆,然后就等电饭锅煮好。如果是周末,开一支夏布利酒焖饭,连汤也不用做了。懒人自有生存的懒办法。

初夏,有点想吃蜂斗菜。

不出刻意打扮的痕迹。自拍的时候妆容要通透,表情要自然,不过于矫揉造作。除了表情外,动作和姿势也相当重要。生活中的照片不需要多么难度的姿势,自然的状态最重要。当然,还是有些秘笈可循的:脸可以侧一点这样会增加立体感,或者从上往下拍显得脸小。

很多人的自拍照都是以脸部为主,通过姿势的调整让自己最美好的部位出镜也是聪明的选择。自拍的时候也可以运用一下身边道具,拍出的照片会更加

有趣生动。文艺范儿的人自拍可以选择梦幻又唯美的背景色彩遮挡住脸部,不露脸却又有惊艳的效果。喜欢自拍的人都知道,要想拍出满意的自拍照,是可以通过化妆达到的。但是要想成就美丽无瑕的素颜照,就不得不认真做好保养功课了,尤其是保湿和美白非常重要。

边自拍边炫美的生活,让女孩们分享喜悦,充满乐趣和惊喜。像我们这样喜欢自拍的女孩,不仅有修图技能和自信的审美情趣,还热爱生活。由衷感叹,“自拍真是个好发明!”

### 在诗词中遇见遥远的自己

西离



### 时尚